



三 之 蝕

是張永健的

求 追

著 盾 茅

店書明開

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六年三月七版發行

實價國幣六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文學週報叢書
“求 追”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 者 茅 盾

發 行 者 章 錫 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
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
總發行所 上海郵掛路七〇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
北平楊梅竹斜街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六四〇二號

一

曼青的話音，愈慢愈弱，終於成為喃喃的日語，混失在客廳西側圍坐着的五六個青年的狂笑聲裏。他彈去了香煙頭上的一段慘白色的長灰，頹然靠在椅背上，再沒有話了。似乎憂哀壓住了他的舌頭，他只能用他那一雙倦於諦視人生的眼睛來傾吐胸中的無限牢愁。

然而西側的青年之羣，卻把他們的笑談聲僭有了這整個的客廳；閉口音很多的粵語，輕利急溜的湘音，扁闊的笑聲，和女子搶先說話的「快版」似的一串尖音，一個追逐

一個在淡黃油漆的四壁內磕撞。

曼青好像是什麼也沒有聽得，只把他的迷惘的眼光看定了對面的仲昭：香煙夾在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間，裊出淡淡的青煙，熏黃了他的指甲。而仲昭呢，也在沉思，不理會那近在咫尺間的喧鬧。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很有定見，滿懷樂觀的人，可是曼青那種苦苦追索人生的意義而終於一無所得的疲倦的呻吟，也使他感到了無名的惆悵。他想起過去的多事的一年，真真演盡了人事的變幻；眼看着許多人突然升騰起來，又倏然沒落了；有多少件事使人歡欣鼓舞，有多少件事使人痛哭流涕，又有多少件事使人驚疑駭怪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，無怪這身為大時代中一小卒的曼青，要弄到悲愴不能自己了。他下意識地把支在椅臂上的左手向空一灑，像是扔去了一些什麼：然後堅定的看着曼青的蒼白色的面孔，想不出怎樣去勸慰這位老同學。

西側的青年之羣，此時像放完了的花炮似的，突然沉寂了；滿客廳裏靜蕩蕩地只有大時鐘還在很神氣地奔赴牠的循環的前程。

仲昭鬆了口氣意外的剎那的靜寂像一陣寒風，在他的微微發脹的腦膜上吹去了一些什麼。他看着曼青的眼睛，慢慢地說：

「只分別了一年，曼青想不到你變做悲觀了，在學校的時候，你是很有理想的，你是勇敢地看定了前面的憧憬，不顧一切的追求着；誰也料不到二三年前的張曼青就是今天的你呢！我真個萬萬想不到一年多的政治生活就把你磨成了這個樣子。然而，曼青，這也並不是你特別脆弱，委實是世事太叫人失望了。你聽着哪，到處是不滿意的呼聲，苦悶的呼聲。就拏我們這同學會的朋友而論，你看西邊他們這一夥，雖然有說有笑，像是極高興，但是你假使過去和他們談談心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常常想，要不分有這時代的苦悶的，只有兩種人；一種是麻木蒙昧的人，另一種是超過了時代的大勇者。曼青，我相信你舊日的勇氣終會回來的。」

「勇氣是要回來的，」曼青喟然說，把香煙尾拋在痰盂內，「然而已經換了方向。仲昭，雖然過去的一年生活，只給了我許多幻滅，可是我並不悔恨，我反而感謝這過去的一

年。仲昭，你剛纔不是說我在學校的時候是不顧一切的追求着我的憧憬麼？是的，我們各人有一個憧憬，做奮鬥的對象；但是假使你的憧憬只是一個虛幻的泡影的時候，你是寧願忍受幻滅的痛苦而直前決破了這泡影呢，還是願意自己欺騙自己，儘在那里做好夢？在我，是寧願接受幻滅的悲哀的。所以我恨過去的一年，同時的感謝這笑啼雜作，可歌可泣的一年。我的悲觀——是的，我承認我現在有些悲觀，卻不在憧憬的消滅，而在我看出了現在的時代病。過去一年經驗的代價，只這一點而已，只這一點而已……」

曼青的聲音又漸漸細下去了，同時他低垂了頭。

西側的一羣，此時又在雜亂地議論什麼了。時常有一兩句高亢的呼聲，「我們不甘願的！」「我們還須向前進！」傳到這里兩位耳鼓。

「仲昭，你知道什麼是現在的時代病！」曼青突然昂起頭來很興奮的說，聲音也響亮些了。「不是別的，就是我們常說的世紀末的苦悶。自然這是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悶。去年我經歷了許多地方——那是已經對你說過的，我就到處看見了這個病。我們

——像某人所說的——浮浪的青年，也有苦悶；但我們的苦悶的成分是幻滅的悲哀，向善的焦灼，和頹廢的衝動。他們的苦悶卻不同。他們的苦悶是：今天不知明天事，每天像坐針氈似的不安寧。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命運有多久；人人只顧目前，能夠抓到錢時就抓了來再說，能夠踏倒別人時就踏倒了先吐一口氣，人人只爲自己打算，利害相同時就聯合，利害衝突時就分裂；沒有理想，沒有目的，沒有主義，然而人人說的話卻是同樣的好聽。仲昭，你說還有辦法麼？叫人能不失望麼？我有時簡直懷疑着我們民族的命運，我們民族的能力了；我想不出理由來給自己辯護，說我們這老大民族竟有新生的精神，說我們能夠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——謎樣的中國問題。我甚至於不敢相信我們這民族有自己的目的；即使說是有目的，像現在一些太樂觀太空想的人們所說，也還不是自解嘲而已，或者是自欺欺人而已；即使是不欺，我也不敢相信有實現的可能性。」

曼青截住了話頭，取出第二枝煙來燃着了。他轉過頭去，向西側的那堆人瞥了一眼，卻見那裏的章女士也正在看他，遙擲他一個微笑。他又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正低着頭，

飛快的寫一些什麼東西。

「你的觀察是不錯的。但是你的議論，我卻不能贊成。曼青，為什麼你不想到這些原是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呢？人心搖惑原是每個大革命時代的副產物。這一個階段，是得不經過的。」

仲昭還是很樂觀的說。

「有時我原也這麼想，但又怕這也無非是無聊的自慰而已。即使這些是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，那麼，這過渡時代一定很長，或許永無終止——然而總還不至於絕望罷了。」

曼青沉吟有頃，然後回答。他伸一下懶腰，機械地看着客廳裏的陳設。到這裏同學會，他還是第一次。如果不是一小時前在路上遇見仲昭，他簡直不知道旅滬的舊同學竟然有這個固定會址的同學會，更料不到會址的局面竟如此闊綽。客廳是在三層小洋房的第二層，頗爲闊大，三面有窗，傢具也很華麗，曼青和仲昭坐在東南角靠窗的沙發榻裏，隔

着一個環繞了圈椅的大菜桌，在客廳的西側近窗處，就擠坐着很熱鬧地談論的一羣。

「這個會址每月的開支怕也不少罷？」

在半晌的沉默後，曼青看着仲昭說。

「總得二百五十元以上。成立了三個月，也化了一千多了。但是我們的舊同學現在大半是闊人了，這一點點數目並不為難。他們化錢的人，是不願意到這小地方來的，卻便宜了我們幾個窮小子。」

仲昭一面回答，一面站了起來，向客廳西側走去，想聽聽那邊的一羣在議論些什麼。他剛到了大菜桌旁邊，人堆裏早跳出一個尖俏的聲音來歡迎：

「新聞記者來了。我給你材料！」

說這話的是章女士。她笑吟吟的伸直了身體，兩隻很白的手在胸前一上一下的揉摩。

「慢着！還沒到發表的時期啦！」

低頭寫字的西裝青年忙接着說，卻又抽出右手來猛抓住了章女士襟前的衣邊，用力一拉，章女士幾乎跌倒。大家都哄然笑了。

仲昭知道他們這一夥又玩着什麼把戲了；他隨手拉出一把圈椅來坐着，也笑着問道：

「發表還沒到相當時期，旁聽大概是准許的罷？」

「自然可以。並且歡迎你加入討論。」

西裝青年把自來水筆插在胸前的小袋裏，擡起頭來說：曼青這纔看清楚就是曹志方。在學校的時候，曹志方比曼青低兩級；然而因為他喜歡做事，差不多全校都認識他。現在隔開了兩年多，曹志方還是從前的曹志方；固然不會蒼老些，也仍是那麼仇爽愛鬧。

曼青不自覺的也走到這一羣的旁邊了。除了章女士和曹志方，還有二男一女，曼青都覺得很面熟，可是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來。

看見曼青過來，曹志方就眯着半隻眼睛說：

「老張，聽說你做了官了，怎麼又肯屈尊來這里？這里，同學會，從沒來過半個官；就是來了，也要喫我一頓臭罵。剛纔看見你和王大記者同來，以爲你們是接洽官場的什麼要公來了，倒不便來招呼。好罷，既然今天光顧了，同學會的捐款是逃不了的了。」

「老曹，不要開玩笑，曼青做官做出一肚子氣來，現在已經不做了。」

仲昭忙插進來加以說明。

「哦，也還有做官做厭了的人。老張，這就算你也是同志罷。坐下來談談，你大概不記得這幾位的名字，我替你介紹。」

「密司章是向來認識的，其餘的三位也都很面熟。」

曼青接着說，帶幾分不自在的笑了一笑。

曹志方好像沒有聽得，還是指着章女士說：「章秋柳，有名的戀愛專家。」又指着穿琥珀色旗袍的女子說：「王詩陶，三角戀愛的好手……」

「不許你瞎說！」章女士擎起王女士的手來要掩曹志方的嘴，「我來介紹。那是徐

子材頂刮刮的政治工作人員，可憐他現在不掛武裝帶，只穿得一身破洋服，幾乎連老婆也快要讓渡給別人了！」

曼青和仲昭都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當真連老婆也快要讓渡了！」徐子材卻板着臉很認真的引進了自己，「只可惜不活動的老婆，銷路不很好。」

「你又來侮辱女性了！」王女士和章女士齊聲抗議着。

「還有一位是龍飛，永遠演戀愛的悲劇。」曹志方指着一位穿長袍的少年說。「他們三位，王龍章是這裏著名的情場三傑——*Les Trois Mousquetaires*。比黃埔三傑，還要響啦！」

「都是老同學。」仲昭也湊着說。「張曼青，想來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。他是前天剛到了上海的。」

「我們知道。現在先講正事，剛纔我們談了半天，談出一個主意來了。我們打算組織

一個社。」

曹志方異常嚴肅地說，眼光在衆人臉上掠過，最後停留在曼青那里，似乎先要探詢他的意見。

「是的，我們要組織一個社。」章女士搶着說。「我們這一夥人，都是好動不好靜的；然而在這大變動的時代，卻又處於無事可作的地位，並不是找不到事；我們如果不顧廉恥的話，很可以混混。我們也曾想到閉門讀書這句話，然而我們不是超人，我們有熱火似的感情，我們又不能在這火與血的包圍中，在這魑魅罔兩大活動的環境中，定下心來讀書。我們時時處處看見可羞可鄙的人，時時處處聽得可悲可泣的事，我們的熱血是時時刻刻在沸騰，然而我們無事可作；我們不配做大人老爺，我們又不會做土匪強盜；在這大變動時代，我們等於零，我們幾乎不能自己相信尙是活着的人。我們終天無聊，納悶。到這里同學會來混過半天，到那邊跳舞場去消磨一個黃昏，在極頂苦悶的時候，我們大笑大叫，我們擁抱，我們親嘴。我們含着眼淚，浪漫，頹廢。但是我們何嘗甘心這樣浪費了我們的

一生！我們還是要向前進。這便是我們要組織一個社的背景。」

聽了這一番慷慨激烈的話，曼青只是點着頭，他雖然有些悲觀，雖然倦於探索人生的意義，但亦何嘗甘心寂寞地走進了墳墓；熱血尚在他血管裏奔流，他還要追求最後的一個憧憬。不過組織什麼社一類的事，他卻看透了；他見過許多會許多社，除了背後有野心家想利用的，算是例外，其餘的還不是剛開了成立會便唱輓歌麼？他是不願意再幹這些徒勞無益的事了。他早已想過，在這無事可爲的時候，卻有一件事是他所能做，應該做，而且必須做；他認定這便是他的最後的憧憬。

因此他對於曹志方的詢問的眼光，和章女士的熱烈的議論，只是微笑地點着頭，沒有半句話。

「說得痛快極了。秋柳，你這番話，就算一篇宣言罷。只是這個社是做些什麼事業的呢？」

仲昭很認真的熱心的問。

章女士還要開口，卻被龍飛攔住：

「漂亮的小姐，不許你再演說了，時間寶貴。仲昭，你問社的事業麼？我們有過詳細的討論，老曹都記下在那里。」

「我也都記在腦子裏，」王女士說。「第一，我們要出版一種雜誌，發表主張，批評時事。第二，我們要做社會運動……」

「第三，我們要團結方向相同的人。」

徐子材也加進來說一句；雙手作了個擁抱的姿勢，幾乎把章女士攬入懷裏。

「還有第四呢！」曹志方從衣袋中摸出一張紙來看看。「第四是：不許再到跳舞場，不准拚命喝酒，不准發狂戀愛——秋柳，是不是不准再鬧三角戀愛——詩陶，你得記着，龍飛也不准再演戀愛的悲劇。但也許可以演戀愛的喜劇。章程上卻沒有明文。哈哈！」

仲昭和曼青都忍不住大笑了。

「老曹又來開玩笑，該打！」章女士裝作很生氣的樣子。

「章程上應該加一條，不准開玩笑。」龍飛笑着說。

「那邊成個章程麼？不再玩笑就是了。我們談正事。老張，老王，你們的意見怎樣？」

曹志方說時挺一下身體，眼睛看定了曼青和仲昭。

曼青此時心頭擠着無數的感想。他知道這夥人確是焦灼地要向上，但又覺得他們的浪漫的習性或者終究要拉他們到頹廢墮落；如果政治清明些，社會健全些，自然他們會納入正軌，可是在這混亂黑暗的時代，像他們這樣憤激而又脆弱的青年大概只能成爲自暴自棄的頹廢者了；王女士的三角戀愛，龍飛的戀愛的悲劇，他都不很明白，但章女士之善於戀愛，他卻是親身領教過的；他回想到在學校時的生活上的一段微波，他不禁悚然，他覺得自己也還是倖而免於浪漫的；他又想到現在的青年無論如何總還是純潔的熱烈的，因而他更加確信自己日前的憧憬是唯一的有意義的出路。在迷惘的感念中，他忘記了自己，忘記了眼前的許多人，直到仲昭的話聲驚覺了他。

「你們的主意很好，我自然沒有什麼不贊成。可是我整天忙着報館裏的事，怕未必